

國際音標	漢語拼音字母	漢語例字	外語例詞
t	d	打 [tA]	
t'	t	他 [t'A]	
d		(上海)大 [dA]	英 <u>day</u>
n	n	拿 [nA]	
r			俄 paз (德 reisen) (也可念 [R])
r			英 <u>very</u>
l	l	拉 [lA]	
s	s	蘇 [su]	
z		(上海)查 [zo]	英 <u>zero</u>
ts	z	祖 [tsu]	
ts'	c	粗 [ts'u]	
ʃ	sh	沙 [ʃA]	
ʒ	r	入 [ʒu]**	
ɹ	r	入 [ɹu]**	英 <u>red</u>
tʃ	zh	煮 [tʃu]	
tʃ'	ch	出 [tʃ'u]	
ʃ		(廣州)詩 [ʃi]	英 <u>she</u> 法 <u>Chine</u> 德 <u>Schuh</u>
ʒ			英 <u>pleasure</u> 法 <u>je</u> 德 <u>Genie</u>
tʃ		(廣州)止 [tʃi]	
tʃ'		(廣州)耻 [tʃ'i]	英 <u>watch</u> 德 <u>patsch</u>
dʒ			英 <u>jump</u>
ɕ	x	西 [ɕi]	
tɕ	j	居 [tɕy]	
tɕ'	q	去 [tɕ'y]	
ç		(韶山)戲 [çi]	德 <u>ich</u>

\*\* 漢語的 r 有人認為是 [z], 有人認為是 [ɹ].

國際音標	漢語拼音字母	漢語例字	外語例詞
j	y	楊 [jaŋ]	英 <u>yes</u>
k	g	鈎 [kou]	
k'	k	口 [k'ou]	
ŋ		(上海)茄 [gA]	英 <u>go</u>
ŋ	ng	東 [tuŋ]	英 <u>sing</u>
x	h	好 [xau]	俄 <u>хорошо</u>
ʀ			法 <u>rose</u> 德 <u>reisen</u> (也可念) [r]
χ		(溫州)好 [χə]	德 <u>auch</u>
h		(上海)好 [ho]	英 <u>hot</u> 德 <u>haben</u>

## 第四節 音 位

### 一、對立和互補

我們在音響部分講了語音的物理屬性，在發音部分講了語音的生理屬性，合起來也就是語音的自然屬性。這兩部分都以人類可能發出的最小的語音單位——音素作為考察的基點。音素是可供語言使用的物質材料，各種語言都可以到這個材料的倉庫裏去挑選。事實上每種語言都只選擇一小部分音素，按一定的方式加以使用。現在我們要進一步從語音材料的倉庫追蹤到具體語言的現場，考察一種語言為了適應社會交際的需要採用了哪些音素，如何加以使用。這樣，我們的研究就從語音的自然屬性轉到語音的社會屬性，從語音的一般的生理-物理特

點轉到它在特殊語言裏的使用情況。這些問題屬於音位學探討的範圍。

音素是從音質角度劃分出來的最小語音單位。同樣一個音素，就其自然屬性來說，對各個語言來說都是一樣的，但在不同語言中所起的作用却可以很不一樣，正像一株樹鋸出的木料在這家做了檫條，在那家打了衣櫃。例如不送氣的 [p] 和送氣的 [p'] 是漢語和英語裏都有的兩個音素（按照漢語拼音方案，[p] 寫作 b，[p'] 寫作 p），但是它們的作用大不一樣。[p] 和 [p'] 在漢語裏有區別詞的語音形式的作用，比方“標”[piau] 和“飄”[p'iau] 語音上的不同僅僅在於前者是不送氣的 [p]，後者是送氣的 [p']。這兩個音素因為有區別詞的語音形式的作用，在漢語裏是對立的，人們對它們的區別十分敏感。認為是完全不同的兩個語音單位。在英語裏，[p] 出現在 [s] 的後面，[p'] 只出現在詞的開頭，比方 sport 的 p 發成 [p]，port 的 p 發成 [p']。如果你把它們換一下，別人只會感到你發音不地道，却知道你說的是什麼，不會引起混淆。在英語裏，[p] 出現的位置不會出現 [p']，[p'] 出現的位置不會出現 [p]，它們的出現環境互相補充，彼此處於互補的關係，而不是對立的關係。也就是說，它們沒有區別詞的語音形式的作用。英美人碰到 sport，會把 p 自然地發成 [p]，碰到 port，會把 p 自然地發成 [p']，可是對它們的區別往往漠然，雖經別人點破能夠意識到，但仍然認為它們可以算作一個語音單位，至少它們的差別並不重要。[p] 和 [p'] 在漢、英兩種語言裏的不同作用，從漢語拼音方案立兩個字母，英語的拼寫法立一個字母，可以清楚地看到。

語言中的音素在組合上為什麼會出現互補關係？這主要是由於音節中不同的語音條件造成的。比方說，漢語裏的“哀”

“安”“啊”“熬”“昂”五個詞的語音形式，用漢語拼音方案寫出來是這樣的：

哀	安	啊	熬	昂
ai	an	a	ao	ang

其中都包含一個 a。如果我們仔細比較一下這五個語素中的 a，就會發現這裏有三個不同的 a，即三個不同的音素：“哀”“安”中的 a 是前 [a]，“啊”中的 a 是中 [A]，“熬”“昂”中的 a 是後 [ɑ]。它們各有自己的語音條件：[i] [ɲ] 之前是 [a]，因為 [i] 是前元音，[ɲ] 是發音部位靠前的輔音，前 [a] 與之組合，發音比較順口；單獨作韻母的時候是中 [A]；[u] [ŋ] 之前是後 [ɑ]，因為 [u] 是後元音，[ŋ] 是發音部位靠後的輔音，後 [ɑ] 與之組合，發音比較順口。所以漢語的 a 其實有前、中、後三個，它們的差別決定於出現的環境。這種差別在漢族人的感覺中是漠然的，總以為它們是一個語音單位，拼音方案也只設立一個字母。可是，在有的語言裏，至少 [a] 和 [ɑ] 分得很清楚，好像漢族人認為 [p] 和 [p'] 是完全不同的語音單位一樣。日語 hito (人)，hata (旗)，hune (船)裏面的 h 隨着後面元音的不同分別為 [e] [h] [ϕ] 三個擦音。英語的 k (或寫作 c, ch) 花樣更多：它在 s 後面是不送氣的 [k]，而這個 [k] 又隨着後面元音舌位的不同，發音部位有前後的差別，例如 ski, school, scot 裏面的 [k]，在阿拉伯人聽起來是前、後、中三個不同的 [k]，英美人却認為是同一個語音單位，對它們的區別是漠然的。不在 s 後面的 k 是送氣的 [k']，它同樣也隨着後面元音舌位的不同而發成不同的花樣，例如 keep, cool, call 三個詞開頭的 [k'] 有前、後、中三種不同的部位。其實英語的 p, k (還有 t) 在 s 後面發成不送氣的 [p] [k] [t]，也是它們適應 s 的結果。這從實際發音中可以體驗出來。如果你愣

把 sport, scot 裏面的 p 和 c 發成送氣的 [p'] [k']，會感到不如發不送氣的 [p] [k] 自然。總之，處於互補關係中的音素由於沒有區別詞的語音形式的作用，這就為把不同的音素歸屬於一個語音單位提供了一種可能的條件。

對立和互補是語言裏音與音之間的兩種重要關係，是我們考察一個音素在具體語言中的作用的根據。彼此對立的音素，例如漢語裏的 [p] 和 [p']，英語裏的 [p] 和 [b]（請比較 pig “豬”和 big “大”），都起着區別詞的語音形式的作用，它們肯定是被語言社會當作不同的語音單位來使用的。彼此相似而互補的音素，如漢語的 [a] [A] [ɑ]，英語的 [p] [p']，不起區別詞的語音形式的作用，它們很可能是被語言社會當作同一個語音單位來使用的。由於語素、詞都是音、義結合的語言符號，彼此對立的音素區別了語音形式，自然也就進一步區別了語素和詞的意義。

## 二、音位和音位變體

我們了解了音的對立關係和互補關係，就可以進一步討論一種語言的語音單位了，這就是一般所說的音位。

凡是處於對立關係中而能區別詞的語音形式的幾個音素必定分屬於幾個不同的音位。分析音位的方法是先挑選出適當的詞（或語素），連續替換這個詞的讀音中的某一個音，看是否能形成別的詞的讀音。如果能夠形成，說明這些彼此替換的音有區別詞的語音形式的作用，它們是對立的，可以給它們立音位。比方我們選出漢語的“標” [p'iau]，如分別用 [p'] [t] [t'] 替換 [p]，就得出 [p'iau]（飄）、[tiau]（刁）、[t'iau]（挑）……這種替換說明“標、飄、刁、挑”等詞的語音形式依靠 [p] [p']

[t] [t'] 來區別，我們應該給這四個音素立四個音位，寫成 /p/ /p'/ /t/ /t'/（音位的標寫法是在左右各加一條斜線）。每個音位出現在不同環境裏的時候，語音上還會有一些細微的改變（請比較 pi, pu 裏面的 p），由於變化太細，可以不加考慮。我們還可以舉一些英語的例子：

pill	[pil]	（藥丸）
bill	[bil]	（賬單）
till	[til]	（抽屜）
dill	[dil]	（蒔蘿）
kill	[kil]	（殺）
gill	[gil]	（魚鰓）

……

詞首輔音的不同區別了詞的語音形式，因而我們應該給英語立出 /p/ /b/ /t/ /d/ /k/ /g/ 等音位。對立關係是劃分音位的主要根據。

處在互補關係中的相似的音素彼此不對立，即不起區別詞的語音形式的作用，我們可以把它們歸併為一個音位。這樣，處於互補關係中的各個音素就被看成為同一個音位在不同位置上的代表，是同一個音位的不同的變異形式，所以我們把它們叫做音位變體。英語裏的 [p] [p'] 處於互補關係當中，是同一個音位的兩個變體。這個音位寫成 /p/ 或者寫成 /p'/ 都無不可，不過一般總是選擇比較常用的音標，寫作 /p/。這個 /p/ 就包含 [p] [p'] 兩個變體。同理，我們可以把漢語裏的 [a] [A] [ɑ] 歸成音位 /a/，日語裏的 [h] [ç] [ϕ] 歸成音位 /h/，英語裏 k 的六種發音歸成音位 /k/。上述各個音位的變體，它們的出現條件受環境的制約，可以叫做音位的條件變體。

音位的條件變體不能只憑互補關係來定，它們還需在語音

上相似，彼此的差別能夠用出現的環境來解釋。例如北京話的中元音音素有 [e] [ɛ] [ə] [o] [ɤ]，它們的分佈環境互補：

條件 音素	韻尾 -i 前	介音 i-, y 之後	韻尾 -u, -n 前	唇音聲母後， 介音 u 後	非唇音聲母後的單 韻母，韻尾 -ŋ 前
e	+				
ɛ		+			
ə			+		
o				+	
ɤ					+
例字	北	街，月	豆，盆	波，國	哥，餓，車，燈

這些音素的出現環境呈互補分佈，如果僅僅根據互補的原則，完全可以歸併為一個音位。但是，這些音素的分佈區域過寬，語音上相似的程度不大，不如分為不同的音位。[e] [ɛ] 同為前元音，可以歸併為一個音位 /e/；[o] [ɤ] 同為後、半高元音，可以歸併為一個音位 /o/。[ə] 是央元音，舌位不高不低，不前不後，而且與 /e/ /o/ 都互補，因而從理論上說，歸併為 /e/ 或 /o/ 都可以，或者自成一個獨立的音位。為簡化音系，我們把它歸屬於 /e/。所以，在分立音位的時候要結合語音的近似特征來運用互補的原則，不然也可能會把毫不相干的音歸併為一個音位。例如北京話裏的絕大多數輔音，比方說其中的 [t]，只出現在音節的開頭，而 [ŋ] 只出現在音節的末尾，出現的環境是互補的。但是 [t] 和 [ŋ] 在語音上差別很大，而且我們無法說明何以音節的開頭要用 [t]，音節的末尾要用 [ŋ]，所以 [t] 和 [ŋ] 不能歸併為一個音位，必須分別單獨設立音位。

在有些語言或方言中，處在同樣位置上的幾個音可以自由

替換而不起區別詞的語音形式的作用。例如重慶、武漢、南京等地的 [n] 和 [l]，東北有些地方的 [ts, ts', s] 和 [tʂ, tʂ', ʂ]，在相同的環境中隨便念哪一個都可以。“南”與“蘭”在武漢等地不分，既可以念 [nan]，也可以念 [lan]；“山”與“三”在東北有些地方不分，既可以念成 [san]，也可以念成 [ʂan]。這裏的 [n] 和 [l]，[s] 和 [ʂ] 在各自的方言中就都是同一個音位的變體。因為它們之間的相互替換是自由的，沒有條件的限制，可以把這種類型的變體叫做音位的自由變體。

音位是具體語言中有區別詞的語音形式的作用的最小語音單位。音位的分析對拼音文字的創製有極密切的關係。理想的拼音文字應該用為數較少的字母有效地拼寫語言中全部的音，這就需要對語言的音位有深入的分析。如果以音素為單位，一個音素就給設計一個字母，那麼北京話中的 [a] [A] [ɑ] 就需要三個字母，如果以音位為單位，只需要一個字母就可以了。這樣既有利於教學、書寫，減輕人們的學習負擔，也可以在印刷中節省大量的人力、物力。

關於音位和音位變體之間的關係，在語言學裏有不同的說法，這裏不去深究。為了方便起見，我們可以理解為類別和成員的關係。類別由成員組成，成員的數目可以多少不等。北京話的 /a/ 是一個音的類別，它至少包含 [a] [A] [ɑ] 三個成員，也就是 /a/ 至少包含三個變體。/p/ 也是一個音的類別，按理它也有不同的成員，因為它在不同位置上的差別很小，一般算它只有一個成員 [p]，即 /p/ 只有一個變體 [p]。“變體”不是相對於“正體”而言的，所有的成員都叫變體。在各個變體當中，有時需要選一個變體代表整個音位。被選的往往是最常見、受鄰近音影響最小的那個變體。例如 [A] 可以作漢語 /a/ 的代表，可是 // 裏面的符號又選了常用的 a。

語言裏的音位是特定系統的成員。每個音位都是和系統中別的音位相對比規定出來的，不但要看它是什麼，還要看它不是什麼。比方漢語 /p/ 的旁邊有 /p'/, /p/ 不能是送氣的，但不妨是濁的；英語 /p/ 的旁邊有 /b/, /p/ 不能是濁的，但不妨是送氣的。所以，離開對立和系統，無所謂音位，正像把紅燈從交通燈上拆下來安在透視室裏，它不再有禁止通行的作用一樣。音位既然是一定系統的成員，兩種語言表面上相同的音位當然不能對等。這情況很像貨幣，人民幣的“元”，美元的“元”，日元的“元”各有自己的價值，要經過複雜的換算才能比較。

### 三、音質音位和非音質音位

前面講的音位是以音素為材料，從音質的角度來分析的，叫做音質音位。在語音中，除了音質以外，音高、音重、音長也能區別語言單位的語音形式，從而起區別意義的作用，因此也能構成音位。我們把這種有區別詞的語音形式的作用的音高、音重、音長叫做非音質音位，以區別於由音素（從音質角度劃分出來的最小的語音單位）構成的音質音位。

在非音質音位中，我們最熟悉的是由音高構成的音位。漢語的聲調有區別詞的語音形式的作用，它是由音的高低變化表現出來的。同一個音節，聲調不同，詞或語素的語音形式就不同，因而意義也不同。“媽”“麻”“馬”“罵”的元音、輔音和它們組合的順序是一樣的，都是 /ma/，只是由於音高變化不同才使它們成為語音形式不同、意義迥異的四個語言單位。這種有區別詞的語音形式的作用的音高變化，我們叫做調位，它是一種非音質音位。北京話有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四個調位；上海話有陰平、陽平、去聲、陰入、陽入五個調位；廣州話有陰

平、陽平、陰上、陽上、陰去、陽去、陰入、中入、陽入九個調位。我國的藏語、苗語、壯語等語言也各有數量不等的調位。

在有些語言裏，重音和輕音、長音和短音也可以有區別詞的語音形式從而區別意義的作用。英語用重音來區別詞的語音形式，例如 *contént* 是形容詞，意思是“滿足”，*cóntent* 是名詞，意思是“內容”。語言學中把這種能區別詞的語音形式的重音叫做重位或勢位。英語還用元音的長短來區別詞的語音形式，如 *beat* /bi:t/ (打) 和 *bit* /bit/ (少許)。這在語言學中叫做時位。

調位、重位、時位都是非音質音位，其數目和包含的具體內容在各語言或方言中是不同的。

## 第五節 音位的聚合

### 一、區別特徵

語言裏的音位彼此對立，所以能夠區別詞的語音形式，從而區別意義。音位之間的對立，如果進一步加以分析，其實只是一個或幾個發音特徵的區別。例如北京話的輔音音位 /p/ /p'/ /t/ /k/ /m/:

/p/	雙唇	閉塞	不送氣
/p'/	雙唇	閉塞	送氣
/t/	舌尖前	閉塞	不送氣
/k/	舌面後	閉塞	不送氣

/m/ 雙唇 鼻音

/p/ 以不送氣與 /p'/ 相區別，以雙唇與 /t/ /k/ 相區別，以閉塞與 /m/ 相區別，這種有區別音位的作用的發音特徵，我們叫做區別特徵。每一個音位都可以分解為幾個不同的區別特徵。運用區別特徵比較容易說清楚音位本身的特點和音位系統的構成。這個道理和人們認識原子的過程是一樣的：有了原子的概念，固然可以說明物質的構造，但是要說明原子本身，還得對它進行更細的分析，找出構成原子的基本粒子。

音位的區別特徵可以從音響方面（聲譜的圖形特點）來定，也可以從發音方面來定。我們已經大致掌握了發音原理，從發音的方面來定區別特徵比較容易理解。每個元音都有自己的舌位和唇形，每個輔音都有自己的發音部位和發音方法，這些發音特徵正可以用作音位區別特徵的基礎。上面所說的區別特徵都是從發音方面來定的。

語言裏的音位利用哪些特徵和其他音位對立，這由它在音位系統裏所處的地位而定。北京話的 /p/，如上所述，以“雙唇”和 /t/ /k/ 相區別，以“不送氣”和 /p'/ 相區別，以“閉塞”和 /m/ 相區別，但不通過清音與其他音位相對立，因為北京話沒有濁音音位。<sup>①</sup> /p/ 的區別特徵是：雙唇，塞，不送氣。英語裏也有個 /p/ 音位，它在自己的系統裏所處的地位和北京話的 /p/ 不一樣，所以它的區別特徵也不同於漢語的 /p/。英語的 /p/ 通過“雙唇”和 /t/ /k/ 相區別，通過“清”和濁音 /b/ 相區別，通過“塞”和 /m/ 相區別，它的區別特徵是：雙唇，清，塞。由於每個音位都包含若干個區別特徵，因此音位也可以定義為一束區別特徵。

① 關於 [z]，請參看以下“聚合羣”的分析。

## 二、聚合羣

語言中的音位不是孤立的，每個音位都通過自己的區別特徵和其他有共同特徵的音位聯係着，聚合成羣。比方北京話的 /p/ 音位同時處在兩個聚合羣中：按部位，它是雙唇聚合羣 /p p' m/ 的成員（為簡化分析，這裏不列擦音），按發音方法，它是不送氣塞音聚合羣 /p t k/ 的成員：

p	t	k
p'	0	0
m	0	0

縱行是雙唇的聚合，橫行是（不送氣）塞音的聚合，/p/ 處於雙向的（部位的和方法的）聚合中。處於這種聚合中的音位，結構上具有對稱性的特點，/p/ 的雙唇聚合羣既然有送氣的塞音 /p'/、鼻音 /m/ 與之對立，那麼 /t/ /k/ 兩行極可能也會有相應的同部位的送氣塞音 (/t'/ /k'/) 和鼻音 (/n/ /ŋ/) 與之對立，相互間呈現出平行的、對稱的系列。這樣，上表中的“0”就可以用 /t' n/ 和 /k' ŋ/ 去填補，成為：

p	t	k
p'	t'	k'
m	n	ŋ

縱行與縱行平行、對稱，橫行與橫行平行、對稱。聚合羣之間的這種平行的、對稱的系列，是音位系統性的具體表現。我們知道了聚合羣中某一個音位的特點，也就可以大體上推知和它處於同一聚合羣中的其他音位的特點了。

每一個音位都處於聚合和組合兩種關係中。同一聚合羣中

的音位，根據音位的系統性特點，應該具有相同的組合關係（例如 /k k' x/ 只能與開口呼、合口呼組合，不能與齊齒呼、撮口呼組合），但實際上，在平行的、對稱的系統中常常出現不平行、不對稱的現象。例如北京話鼻音聚合羣中的 /m n ŋ/ 三個音位在組合關係上就有很大的差異。假定 v 代表元音，那麼它們和 v 的組合關係是這樣的：

mv	0
nv	vn
0	vŋ

/m/ 只能出現在元音之前（如“馬” [ma]），/ŋ/ 只能出現在元音之後（如“鋼” [kaŋ]），而 /n/ 既可以出現在元音之前（如“拿” [na]），也可以出現在元音之後（如“安” [an]），現在 /m/ /n/ /ŋ/ 在組合關係上既不平行，也不對稱。但是如果由此得出語音缺乏系統性的結論，未免輕率。實際上，只要我們聯係其他的方言，對這種不對稱的現象稍加分析，就會發現這種不對稱現象的出現是有原因的。它是語言發展的結果。在古代（隋唐時期），它們之間在結構上是平行的、對稱的。/m/ /ŋ/ 和 /n/ 一樣，既可以出現在元音之前，也可以出現在元音之後。由於語言的發展，元音之後的 /m/ 和元音之後的 /n/ 合併，例如古代收 /-m/ 尾的“南”“參”“感”“粘”“今”等現在都以 /-n/ 收尾；今天的廣州話這些字的讀音還完整地保留着 /-m/ 尾。元音之前的 /ŋ/ 在發展中消失了，成為今天北京話零聲母的一個來源，例如“牛”“瓦”“岸”“硬”在隋唐時期都是以 /ŋ-/ 為聲母的，現代的有些方言如濟南、西安、寧波、廣州等地也還保留着這種聲母，像“岸”在廣州就念 [ŋən]。這種情形有點像牙齒：健全的牙是上下對稱的，空缺說明那裏原先有牙，後來脫落了。同樣的道理，語音系統裏的不對稱現象也可以為我們探

索語言的發展提供一些富有啓示性的線索。

雙向的聚合是音位系統的主流，因而平行、對稱也就成為音位系統的一個重要的特點。元音音位和輔音音位一樣，也都具有這種特點。音位系統的平行、對稱的結構特點來自語言的發音基礎（參看第三節）。每種語言各在可能的發音部位和發音方法中選擇若干種部位和方法以及彼此的結合方式作為發音的基本要素。這些要素的充分、合理的搭配自然會使音位系統呈現出平行、對稱的結構格局。例如雙唇、舌尖、舌根是漢語所選擇的輔音的三個發音部位，塞、送氣、鼻是漢語所選擇的輔音的三種發音方法，正是這些部位和方法的充分、合理的配合才形成了上面舉出的九個音位的齊整排列。反過來說，有 p, t, k, 而與之相配的只有 p', k', 或雖有 p, p', m 但只有 k', ŋ 這樣有缺陷的聚合則是很少見的。可是，音位系統中也還有一小部分音位，它只和某些同部位的音位聚合，而在發音方法上離羣索居，說明它只有單向的聚合。請看北京話的塞擦音和擦音的系列：

ts	ts'	s	
tʂ	tʂ'	ʂ	ʐ
tʃ	tʃ'	ʃ	

/ʐ/ 在發音方法上沒有與它同系列的音位，形單影隻，跟它類似的還有一個 /l/。這種音位在音位系統中的地位引起了人們的興趣和討論。有人認為 /ʐ/ 這個音位是 /ʂ/ 的濁音，這樣在北京話的音位系統裏就出現了孤零零的一對清濁對立的區別特徵，與音位的系統性不協調。有人認為這個音是摩擦成分較弱的半元音 /ɹ/。究竟怎麼分析，人們意見不一。漢語拼音方案把它與兒化韻的“兒尾”（元音的卷舌作用）合併為一個音位，不失為一個好的辦法。

區分雙向的聚合和單向的聚合，有利於分析音位的系統性，也有利於說明語音的演變。一般說來，處於雙向聚合中的音位發生演變時會引起同一聚合羣中其他音位的演變，例如 /k/ 在 /i/ /y/ 前變成 /tɕ/，那麼和 /k/ 處於同一聚合羣的 /k'/ /x/ 在同樣的條件下也會產生同樣的變化，變成 /tɕ'/ /ç/，而處於單向聚合中的音位的變化，一般不會波及其他的音位。法語的小舌顫音 /r/ 是單向聚合的音位，它在非洲法語中變成舌尖顫音 /r̄/，別的音位不受影響。漢語 /z/ 的變化也不會直接影響其他的音位。

## 第六節 音位的組合

### 一、音 節

音節是語音中最自然的結構單位。確切地說，音節是音位和音位組合起來構成的最小的語音結構單位。在漢語裏，一個漢字通常就代表一個音節。一個音節可以由一個音位構成，如“阿” /a/，也可以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音位構成，如“他” /t'a/，“三” /san/，“端” /tuan/ 等等。

說話的時候，發音器官的肌肉總是交替地一緊一松，因而在人們的聽覺上形成一個個語音段落，這就是音節。我們每發一個音節，發音器官的肌肉就有一次緊張，先增強後減弱。音節中緊張的最高點叫做音峰，那是音節的中心；緊張逐漸減弱的最低點叫做音谷，那就是跟下一個音節的分界處。例如北京話的“幹部” /kanpu/ 這個詞，發音時發音器官的肌肉有兩次

緊張，所以是兩個音節。在這兩個音節中，音峰在 /a/ 和 /u/ 上面，音谷在 /n/ 和 /p/ 之間。為什麼音峰總落在元音上頭？因為它前面的輔音是從休息狀態或音谷處開始發音的，發音器官的肌肉緊張程度由弱而強，突然上升（特別是塞音），而元音正是緊接着前面輔音的緊張最高點開始發音的，由此開始漸次減弱，因而在元音上顯出音峰。有的音節由元音單獨構成（例如“阿” /a/），發音開始時也有一個漸增的緊張，只是較為緩慢，因為從休息狀態或音谷處開始發音到音峰之間總有一個過渡，不可能一下子就出現音峰。

元音前的輔音的緊張總是迅速增強的，而元音後的輔音則不同，它接着元音由強而弱的勢頭出現，往往發不滿一個全過程，甚至只是發音器官接觸一下就過去了。例如廣州話入聲字的收尾音 -p（“鴨” /ap/），-t（“一” /jat/），-k（“國” /kuok/），或者英語 connect /kənekt/ 中的第二個 /k/。所以元音後的輔音的緊張總是逐漸減弱的。

在一個音節內部，不同的元音音位可以直接組合在一起，構成複元音；不同的輔音音位也可以直接組合在一起，構成複輔音。複元音大多處在音節的緊張達到頂點並且開始減弱的階段上。例如我們發“買” /mai/ 的時候，肌肉有一次緊張，/ai/ 處在緊張減弱的階段上，是個複元音。複輔音是音節內部處在同一個緊張增強階段或減弱階段上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輔音組合。例如英語 star 中的 /st/ 是兩個輔音組成的複輔音，street /str/ 是三個輔音組成的複輔音。漢語沒有複輔音。

語言中還有少數只由輔音構成的音節，例如表示答應的“嗯” [m]，山西文水話的“你” [ŋ]，上海話的“五” [ŋ]，杭州話“小伢兒”中的“兒” [l]。這時候的音峰就只能落在這個輔音上。這樣的輔音，我們叫做成音節輔音，在音標的下面或上面



加一個小直槓“|”來表示。

每種語言的音節都有自己的特點。例如漢語的音節通常可以分成聲、韻、調三部分。聲母和韻母由音質音位構成，聲調由非音質音位中的調位構成。聲母指音節開頭的輔音，如 /k'uai/ (快) 中的 /k'/. 韻母指聲母以外的其餘部分，它又分韻頭、韻腹、韻尾三部分。例如 /k'uai/ 的韻母：

u	a	i
韻	韻	韻
頭	腹	尾

韻頭又叫介音，北京話中能做韻頭的只有 /i, u, y/ 三個音位。能做韻尾的只有 /i, u, n, ŋ/ 四個音位。每一個元音音位都可以做韻腹。韻腹是韻母的核心，每一個韻母都必須有韻腹。有些韻母只有韻腹，有些韻母可以有韻頭和韻腹，或者韻腹和韻尾，也可以韻頭、韻腹、韻尾齊全。凡是以 /i/ 為主要元音或介音的叫齊齒呼，以 /u/ 為主要元音或介音的叫合口呼，以 /y/ 為主要元音或介音的叫撮口呼，沒有韻頭而以 /a, o, ə/ 為韻母的主要元音的叫開口呼。開、齊、合、撮四呼是漢語音位組合中的一個重要的特點。

總的說來，漢語音位的組合格局比較簡單，分開、齊、合、撮四呼，沒有複輔音，能夠形成的音節數目比較少。漢語轉譯外語的音，必須用整個音節去對應外語複輔音中的一個輔音。比方英語中的姓 Swift 是一個音節，轉譯成漢語變成“斯威夫特”四個音節。“布爾什維克”是五個音節，它來自俄語三個音節的 *боль-ше-вик*。用漢語轉譯外語的音往往要增加音節的數目。這種不便是漢語音位的組合規則所引起的。

## 二、語流音變

音位和音位組合的時候，或者由於受鄰音的影響，或者由於說話時快慢、高低、強弱的不同，可能發生不同的變化。這種變化，我們叫做語流音變。常見的語流音變有同化、異化、弱化、脫落四種。

初學英語的人常常對這種語言里的一些現象迷惑不解。例如：think 的 n /n/ 要發成 ng /ŋ/。books 的 s 發成 -s/，可是 dogs 的 s 却變成了 /z/。obliged 的 ed 發成 /d/，而 looked 的 ed 要發成 /t/。同樣的前綴，在 indefinite 中是 /in/，在 incomplete 中是 /in/，在 impossible 中是 /im/。由於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只好一個個死記。其實這些都可以用語流音變中的同化作用來解釋。所謂同化，就是兩個不同的音位，其中一個因受另一個的影響，變成跟它相同或相近的音位。比方 think 的 /n/ 是舌尖音，後面的 /k/ 是舌根音，/n/ 在部位上受 /k/ 的同化，變成舌根的 /ŋ/。books 的複數詞尾 s/s/ 是清音，可是 dogs 由於其中的 /g/ 是濁音，/s/ 受 /g/ 的影響也變成了濁音 /z/。相反，looked 的 d 則是受前面 /k/ 的同化變成了清音 /t/。至於前綴 in- 的三種音位形式，也都可以從後面一個輔音的發音部位得到說明。同化現象在漢語里也能見到。比方“棉” /mian/，“面” /mian/ 中的 /n/ 在“棉袍”“面包”中變成 /m/，這是被“袍”“包”的聲母 /p'//p/ 在部位上同化的結果。又比方北京土話把“榆錢兒”說成 /ytə'yanr/，“錢兒” /tə'ianr/ 里面的 /i/ 受前面 /y/ 的同化也變成了 /y/。

和同化作用相反的是異化作用：兩個本來相同或相近的音位，其中一個由於某種原因變得跟它不同。比方北京話兩個上

聲字相遇，第一個上聲要變成陽平（“土改”念成“涂改”），這是調位的異化。俄語中的 кто（誰），доктор（博士）有人發成 хто，дохтор，因為 к 和 т 都是塞音，連發有困難，к 異化成擦音 x。l 和 r 是比較難發的音，也是孩子最晚掌握的音，拉丁語的音節如果前後有兩個 r，有的在英語里異化成了 l 和 r。例如 turtle（甲魚）來自 turtur，marble（大理石）來自 marmor（這兩個詞的後面的 r 異化為 l，第二個詞的第二個 m 又異化為 b）。

看來，同化是爲了追求發音的順口，異化是爲了避免發音的拗口。不過同化和異化只是語流中發生變異的可能性，是否發生，如何變異，決定於語言社會。

在語流中，有些音的發音可能變弱，不那麼清皙，這種現象叫做弱化。例如漢語的輕音就是弱化音節，其中的元音往往發生變化：複元音可能變爲單元音（比方“木頭” /mu t'ou/ 弱化成 /mu t'o/），單元音除 /i, y/ 以外通常向央元音靠攏（比方“媽媽” /ma ma/ 弱化成 /ma mə/）；聲調也發生變化，喪失原來的調子，變得短促。在有詞重音的語言里，非重讀音節往往是弱化的音節。英語有幾十個常用的小詞有強式和弱式兩種發音，弱式發音最常用的是央元音 [ə]。比方英語的冠詞：

冠詞	強式發音	弱式發音
a	/ei/	/ə/
an	/æɪn/	/ən/
the	/ði:/	/ðə/

弱化的音往往會進一步脫落。比方北京話的“你們” /ni mən/ 常發成 /nim/，“我們”常發成 /wom/，“豆腐” /toufu/ 說成 /touf/。英語里弱式發音的詞也會發生音的脫落。比方 am /æm/ 的弱式發音是 /əm/，其中的 /ə/ 還可能脫落而變成

/m/，例如 I'm coming /aim klamiŋ/。is/iz/ 的弱式發音就是脫落了 /i/ 的 /z/，如 he's not weil /hi:z nɒt weɪ/。這個 /z/ 在有的語音環境中也可以被同化成 /s/，如 it's all right /its ə:l rait/。除了弱化以外，別的原因也可能引起語音的脫落。

## 第四章 語 法

### 第一節 語法和語法單位

#### 一、說話要符合規則

我們平常說話，往往脫口而出，除了在特殊場合需要斟酌字句以外，一般不會在說話以前先考慮這麼說合不合規則。那麼，說話的時候是不是沒有規則呢？如果說有，你怎麼證明這種規則呢？這可以從人們用外族語（假定他們還沒有學到家）說話時結結巴巴的費勁樣子得到證明，他們不但說話困難，而且常常出錯。我們不妨舉一些外國學生使用漢語時出錯的例子：

- (1) 太陽升起在浩蕩的平原上。
- (2) 我們充分利用本地資源制造農業機械化的道路。
- (3) 在參觀期間發生的令人感動的美麗事情層出不窮。
- (4) 其實對這一點我也以前不十分清楚。
- (5) 儘管天塌下來，我也能頂得住。
- (6) 我看書的人神時，不時門開了，好幾個同學進來。

我們漢族人聽到或者讀到這些句子，都會感到彘扭，覺得有些地方不像中國話。怎麼會有這種感覺呢？因為我們心底裏有一種“像”中國話的“像”的標準，並且會根據這種標準去修改上面的各個句子。比方說，“浩蕩”一般見於“浩蕩的隊伍”“東風浩蕩”等說法，不能說“浩蕩的平原”，“平原”只能說“廣闊”